

一襟明月·兩袖清風

俞鴻鈞傳讀後感

(本文插圖刊43頁)

●會祥和(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授、台灣大學教授)

不為物役的政治家

中國文化大學副校長俞筱鈞和我相識甚早，相知却在四十年後。抗戰期間，我們同在中央大學就讀，她在政治系，我在歷史研究所，既不同班上課，也未同住一個宿舍，彼此只是點頭之交。但是她那溫婉嫺淑的態度和勤奮向學的精神，却給我留下極深刻印象。幾年以前，她自菲律賓返國定居，見面機會較多，得知她居家克勤克儉，待人親切周到，作育青年斐然有成，男女公子品學兼優，為人處事，幾乎近於完美，和她相交愈久，對她愈是敬佩。最近讀了中外雜誌社出版的「愈鴻鈞傳」，才知道淵源有自，原來她的過人之處，泰半來自家傳。甚至她那位才德並茂的乘龍快婿繆啓威先生也是愈老先生慧眼親選。

愈府先世，數代股商，忠厚傳家，勤儉成風。鴻鈞先生出身膏粱，却能淡泊名利，不為物役。民國八年，以優異成績畢業於聖約翰大學後，原為母校聘為助教，並兼附中教員，收入頗佳，竟以醉心新聞工作，願為社會大眾增進新知服務，而盡棄舊業，改就薪水微薄的大陸晚報編輯。十六年，應陳友仁之再三懇邀，出任外交部祕書

，主持漢口英租界收復事宜，折衝樽俎，不亢不卑，寬嚴得當，一鳴驚人。正欲大展長才，為百年以來受盡列強欺壓的國家民族揚眉吐氣，不意陳友仁受鮑羅廷等人蠱惑，加入左派陣營，反對中央政府；先生凜於大義，毅然決然掛冠而去，全然不顧一家數口今後的生活，其忠愛國家之情懷與正直不阿之風骨，有如此者。

來台之初，寄居公家宿舍，舊屋一椽，聊資棲身。以後由國策顧問而中央銀行總裁，而台灣省政府主席，而行政院長，職位日益重要，住處却始終未曾喬遷。先生一生獻身黨國，黽勉從公，鞠躬盡瘁，從不計較個人得失；兩袖清風，一襟明月，瀟灑來去，不惹半點塵埃。張岳軍先生稱之為「基督徒中之政治家，政治家中之基督徒」，實在是最佳恰當的品題。

搶運物資穩定幣值

熟悉近數十年中國歷史的人士，莫不知道鴻鈞先生對於我國財政、經濟貢獻至多。民國十八年，先生担任上海市財政局長期間，即會牛刀小試，改用新式賬簿，建立會計制度，開一時風氣之先。抗戰末期，出任財政部政務次長及部長，

整頓人事，興利除弊，廣闢財源，充裕國庫。不但使國命所繫的龐大軍費供應無缺，更進而策劃經濟建設，為未來長期發展，厚植根基。

自古以來，無論國家情況如何，戰爭都是消耗最大，破壞力最強的災難。一個國家即使正在富強顛峯，也常常為長期作戰拖得民窮財盡，外強中乾。中國貧弱已逾百年，居然在強敵壓境，戰事最緊急的關頭，一面抗戰，一面建國，若非鴻鈞先生的精密籌劃，深謀遠慮，何能致此。

三十七年，先生任中央銀行總裁，眼見大陸危在旦夕，台灣必將成為復興基地，乃一連數日，不眠不休，督促親信幹部，將庫存大部分黃金及其他重要物資搶運台灣。

三十八年，先生聞悉上海附近宜興、杭州等地相繼淪陷，部分黃金尚留申江，竟於共黨集結四十萬大軍，準備進攻上海聲中，隻身趕赴危城。當時交通工具已經無法覓得，幸獲軍方鼎力協助，撥借艦艇，將所餘寶財安全運出。共軍入滬，發現庫藏已空，怒將央行投共人員一一清算鬥爭，可見共黨對於這批財富之重視。當時台灣光復未久，百端待理，物資缺乏，台幣不斷貶值，經濟瀕於崩潰。先生奉先總統蔣公之命，以總統

府國策顧問名義，整理財政，即以部分黃金為準備，發行新台幣，因而幣制穩定，此後一切經濟發展莫不植基於此。

奠定台灣建設基礎

民國四十二年，先生奉命出任台灣省政府主席。當時以天氣乾旱，第一期稻作收成不足，青黃不接，食米缺乏，價格飛騰。卸任主席吳國楨揚言：「不出三月，台省財政必將垮台」。先生一面向日本借貸食米，暫應緊急之需，一面實行肥料換穀，強化農會組織，改善地方倉儲，嚴禁

囤積居奇，親赴各地督促查勘，一時弊絕風清，米源大增，台省自此再無缺糧之虞。

四十三年，先生受命組閣，直至四十七年六月，始獲卸却仔肩。先後在台省主席及行政院長任內：簡化財政機構，實施耕者有其田，全面整理戶籍，推行地方自治，改善農、漁、鹽、礦諸業人民生活，擴大勞工保險，改善環境衛生，增設各級學校，加強民防警務，興建石門水庫，開闢橫貫公路……種種措施均為台灣日後的進步繁榮，奠定基礎。

德延後世音容宛在

今天中華民國的外匯存底能讓許多國家眼紅，若干斷絕邦交的老友也翩然蒞止，希望獲得市場和投資。台灣米糧過剩，部分稻田必須改種花卉、水果等高級享受的作物。飲水思源，能不懷念那些披荆斬棘，開路創業的前輩長者。

我和筱鈞相交也晚，未能親聆鴻鈞老伯聲歎，伯母的慈容也只有遺照中拜見。可是台灣的平疇沃野，連雲亘廈，處處閃耀着開拓者的心血；筱鈞姐妹的成就也承襲了雙親的典範。功在國家，德延後世，不朽之處，音容宛在，我們又怎能說沒有見過他老人家。

顧祝同南京歷險記

王成聖

民國二年（一九一三）國民黨領導的二次革命起因於袁世凱賄買凶手，刺殺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。

國父孫中山先生以袁世凱野心暴露，力主討袁。黃興則堅持法律解決，因而遷延時日，坐失良機。

及至北洋軍大舉南下，李烈鈞湖口起義。黃興匆匆入南京組織討袁軍。黃興於民國二年七月十五日入南京號召討袁，二十八日取銷獨立，隻身而走。

一位革命黨人，湖南籍的記者何海鳴起而代之。替黃興，自任討袁軍總司令。

民國七十六年元月十七日在台北逝世的江蘇大老、革命元勳顧祝同上將當年方二十二歲，

他在南京一心以討袁為己任，不知情勢逆轉，仍然全力和他的保定軍校同學韓恢一同在何海鳴的討袁軍總司令部（南京衛戍總部）工作。

何海鳴熱血沸騰，精神可佩，但謀慮不足，他推舉陳之驥為都督，希圖以大義感動陳之驥，要陳贊助革命討袁，殊不知陳之驥原為袁世凱麾下大將馮國璋的女婿。陳之驥他在民國二年八月

八日何海鳴宣布獨立當天，帶隊前往督署，何海鳴一見便降階相迎，率眾高呼：「陳都督萬歲！」陳之驥原任陸軍第八師師長，以革命黨人聲勢浩大，假意歸順，實則傾心袁世凱，他不假辭色的問何海鳴：

「有餉多少？」何海鳴答以：「造幣廠裡有的是。」再問：

「有兵多少？」又答「貴都督的兵，就是我的兵！」此際陳之驥竟驟然翻臉，一聲巨喝：

「綁起來！」

護兵一擁而上，把何海鳴綁了個結實，因而當時新聞報導，謔稱之為六小時的獨立。然後陳之驥衝進督署搜拿革命黨人，有的被捕，有的遇害。

顧祝同和韓恢驟臨劇變，措手不及，險遭不測，幸好由於顧祝同的機智沉毅，設計化裝易服，倉皇脫險逃出南京城。這是顧祝同將軍一生中的第一次險遇，但却是誤信何海鳴之言，非戰之罪也。顧祝同脫險後，同志們都說他大難不死，必有後福，後來果然官拜上將，位至封疆大員，享壽九十六歲。